

汉语的流水句与英语的 Run-on Sentences^{*}

完 权

提要 本文旨在通过比较汉语的流水句与英语的 run-on sentences 及相关现象,探讨汉语和英语的造句法在表面的差异和背后的共性。英文教材通常认为碎句和 run-ons 等现象属于句法错误。但在普通语言学看来,它们都属于零句及其组合。英语有大量像汉语一样有合乎语法的零句,能产性并不低。英语零句也能够像汉语一样组成合乎语法的 run-ons,但能产性较弱,停留在贫乏的“双拼”阶段,极少有合法的“递系三联”。而在汉语中,相应的表达一般都是可接受的,零句、双拼的整句和三拼及以上的流水句的能产性都非常强。并置造句是汉语“名词为本”的体现。英语汉语这方面的差异,是因为“名词为本”的语言和“动词中心”的语言在历史发展中走上了两条不一样的演化道路。而背后的共性则体现在即便是在英语中,也有并置造句的用武之地。

关键词 流水句;零句;并置;名词为本;语言演化

一 引言

汉语学界通常使用 run-on sentences(缩写为 run-ons)这个英文术语来翻译汉语语法术语“流水句”。问题是,流水句是否真的完全等于 run-on sentence? 本文旨在通过比较汉语的流水句与英语的 run-ons 及相关现象,探讨汉语和英语的造句法在表面的差异和背后的共性。二者有联系有区别,跨语言看,run-ons 是初级阶段的流水句。考虑到二者的差异,行文中分析英文例句时依然使用英文的 run-ons,而不把它翻译成“流水句”。

本文研究的缘起,是尝试回答沈家煊(2021a:29)的一个问题:“我们与其问汉语为什么特别多流水句,不如问为什么流水句在印欧语里已经消退。”我们以英语作为印欧语的代表来回答这个问题。英语的代表性体现在,现代英语的形态已经消磨了许多,分析性增强了许多,但是依然没有能够给流水句提供充分的发展条件,这就很值得研究了。

我们的基本观察是,尽管英语像汉语一样有合乎语法的零句(minor sentences),并且在一定条件下零句也像汉语一样能够组成合乎语法的 run-ons,但是英语的 run-ons 停留在贫乏的“双拼”阶段,极少有合法的“递系三联”,所以,英语的 run-ons 只能处于萌芽状态,并且大多被

作者简介:完权,男,江苏镇江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句法语义学,电邮:wán2quán2@163.com。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中国特色概念体系的汉语对言语法研究”(23AYY00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认为是病句。

本文把零句、整句(full sentences)、流水句和对言(*dui* speech)放到一个演化发展的系统中来看。下面简要例说一下术语。赵元任(Chao 1968:57-135)把布龙菲尔德的零句整句句类观介绍给汉语学界。零句指的是由主谓结构的零件构成的句子,比如:坐。整句指的是主谓齐全的句子,一问一答构成主谓结构,比如:您坐。流水句最早由吕叔湘(1979:27-28)提出,指的是如同行云流水,可断可连的句子,比如:坐,您坐,您上座。对言这个概念由沈家煊(2019)提出。对,既是对称之对,也是对答之对。比如:坐,您坐,您上座;茶,看茶,看好茶。这句话由一个人说出,就是对称的句子,这句是一个典型的对偶,当然对言不只是对偶;如果由两个人分别说出,就是对答。

汉语中有大量的零句、流水句,这反映了汉语语法整体上根本上的特点(沈家煊 2012)。而对言语法^①则超越了主谓结构,反映了汉语造句更深层次的特征。那么,英语是怎样的呢?

二 英语允许零句

2.1 布龙菲尔德的零句说

关于零句和整句的划分,最早是结构主义大师 Bloomfield(1933:171)在讨论“句子类型”时提出来的。布龙菲尔德提出整句是“惯用的(*favorite*)句子形式”,包括两类:

第一类,施事—动作结构,即主谓结构。例如:

(1)John ran away. / Who ran away? / Did John run away?^②

第二类,不定式动词命令式(*command*)。不过,这一类现在一般也被视为零句。例如:

(2)Come! / Be good!

布龙菲尔德提出零句是“非惯用的句子形式”,包括两类:

第一类,补充式(*completive*),补充说明一种情景的形式,即前一句中的言语、姿态或事物,特别是用作问话的回答。例如:

(3)This one. / Tomorrow morning. / Gladly, if I can. / Whenever you're ready. / Here. / When? / With whom? / Mr. Brown; Mr. Smith.(当面介绍) / Drugs. / State Street.

第二类,感叹式(*exclamatory*),在强烈的刺激下出现,往往以并置结构(*parataxis*)表示出来。并置这一点需要特别重视,也就是这些例子都是二分结构。例如:

(4)Ouch, damn it! / This way, please! / John! Little boy! / You with the glasses! / Hello, John. / Come here, little boy!

布龙菲尔德的零句观,在规范性教学语法盛行的那个年代,对于认识到句子类型的多样性,具有开创性的价值。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有了三点更进一步的认识:

首先,用结构零整标准代替惯用/非惯用这个标准。惯用标准应用于印欧语,那么主谓句就是整句。惯用标准应用于汉语,那么流水句才是整句。从实际使用来看,流水句显然是汉语主流。从句型体系来看,名主动谓的整句也只是一小部分(陈建民 1986)。所以,赵元任(Chao

^①“对”的精准含义,在对言语法中,不直接等于对偶、对仗的“对”,而首先是“对话”的“对”,从思维的角度讲,则是“对举”,参看沈家煊(2019:280,299)。

^②根据 Freeborn(1998:180)的英语史分期标准,本文所取英文例句均属于现代英语。

1968)修正后的观点更加全面周到。吕叔湘说翻译为“零”是畸零、零碎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零句是整句的零件。对汉语而言,零句是流水句的零件,一段零句、两段零句、三段乃至以上的零句,都能形成实际使用中的句子。对英语而言,零句没有完整的主谓结构,而整句有,零句可以充当整句的零件。这就引出了第二点。

其次,命令式是零句。因为命令式没有完整的主谓结构。布龙菲尔德也承认,命令式总是用感叹式的句调讲出来;那么,不定式动词命令式就应当属于感叹式零句的一类。如果看重不定式这一形式特征,那么单列也可以。赵元任(Chao 1968)2. 2. 2 小节就把“动词性词语作为命令句”视为零句的一类。这样,英语中合乎语法的零句就有三类:命令式、补充式、感叹式。

再次,名词为本(沈家煊 2019, 2021b)。零句中名词性短语的比例相当高,命令式所采用的动词不定式实际上也是偏向于名词的非谓语形式。再举几个名词性零句的例子:

(5) So what was missing from little Saalbach on that bright February morning? **Snow. Schnee.** The same thing missing from so many other Alpine ski resorts this winter. (David Butwin, 'Booked for Travel, The Pleasant Slush of Saalbach', *Saturday Review*)

(6) New schools sprang up on all sides. In Italy, **Futurism**; in Switzerland and New York, **Dada**; in Hollywood, **De Stijl** (the style, 荷兰《风格》杂志). (William Snaith, 'The Anguish of Modern Art')

(7) Hence **the need** to invoke ambiguity. (Kempson 1980)

例(5)中粗体显示的是独立成句的名词。Schnee 是德语中的 Snow。两个句子之间实际上有话题说明关系,用德语单词解释英语单词。例(6)中粗体名词作为句子主体,前有状语。例(7)来自英国语言学家 Ruth Kempson 讨论语义学的一个名篇,是行文中的一句话。整个句子就是一个名词短语,名词 need 是核心,后接一个不定式充当后置定语,前加连词关联上文。

英语中合法使用的零句并不罕见,而且用法比较多样。下面从书面语和口语两个方面来看英语零句的正误表现,并进行英汉对比分析。

2.2 碎句

2.2.1 不合法的英语碎句

在英语语法与写作教材中,常常说到一种需要改正的病句,叫作“碎句”(sentence fragments),实际上就是零句。按照 Linebarger et al. (1988) 的分类列举如下:

第一类,零系词(zerocopula):

(8) * Thirty,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三十,这个问题的答案。)

第二类,动宾结构(TVO):

(9) * Believe the coupling from diesel to sac lube oil pump to be sheared. (相信从柴油机到润滑油泵的联轴器被剪断了。)

第三类,名词词串(noun-string):

(10) * Loss of oil pump pressure. (油泵压力损失。)

以上句子的汉语直接对译,都是可接受的表达。这说明汉语对零句的使用宽容得多。

2.2.2 合法的英语碎句

不过,如果排除僵化的教学语法思维,在实际的英语使用中,也还可以找到很多鲜活的合理使用的碎句。我们不把这个术语翻译成“句子碎片”,就是意在表明碎句也是句,是在正式写

作中也同样真实存在的能够有效交际的好句子,而不是无用的碎片。Irmscher(1972:112—113、128)肯定了碎句的修辞效果,他提出,无效的碎句应该剔除,而用于表达特殊效果的有效碎句应该保留。所以,在英文正式写作中,碎句的使用是出于一定修辞动因。Kline & Memering(1977)概括了以下几类有效的碎句。

第一类,从属碎句(the dependent)。

通常,英语中的从属小句(dependent clause)指的是复句中的从属小句,不能离开独立小句(independent clause)充当的主句独立使用,比如 When she saw Jim 是从属分句,需要加上独立分句 she smiled 才能变成完整的复句:When she saw Jim, she smiled. 根据 Herman et al.(2021)从属碎句又分为名词性的、形容词性的和副词性的三类。

子类一,名词性从属碎句,即名词短语独立使用。下面这个例子来自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其中的从属碎句是由一个名词加上长长的后置定语组成。

(11)The spirit of the long-vanished Roman Empire, revived by the Catholic Church, returned once more to our Island, bringing with it three dominant ideas. First, a **Europe** in which naturalism or even the conception of nationality had no place, but where one general theme of conduct and law united the triumphant martial classes upon a plane far above race. Secondly, the **idea** of monarchy, in the sense that Kings were the expression of the class hierarchy over which they presided and the arbiters of its own frequently conflicting interests. (Winston Churchill, *The Birth of Britain*) (消失已久的罗马帝国的精神,在天主教会的复兴下,再次回到了我们的岛屿,带来了三种主导思想。首先,欧洲,在其中自然主义甚至国籍概念都没有立足之地,但行为和法律的一个总主题将胜利的军事阶层团结在一个远高于种族的平面上。其次,君主制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国王是他们所主持的阶级等级制度的表达,也是其自身经常发生冲突的利益的仲裁者。)

例(11)中列举的首先(First)和其次(Secondly)后的部分都只是独立的名词短语,就是零句,粗体部分是短语核心。丘吉尔的写作据说都是口述,由一个秘书即时打字记录下来的,所以口语性很强,也更多地反映了造句的心理过程。

子类二,形容词性从属碎句,实际上是独立使用的无核关系小句。从汉语语法学传统来看,也可以类比独立使用的转指的“的”字结构。例如:

(12)I got dragged around the whole night meeting aunts and uncles. **Who I'm pretty sure can't remember my name anyway.** (我被拖了一整晚去见叔叔阿姨们。那些人我很确定无论如何都记不起我的名字。)

子类三,副词性从属碎句,就是独立使用的由从属连词引导的从属小句:

(13)I've been to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Such as**, Australia, England,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States. (我去过英语国家。例如,澳大利亚、英国、新加坡和美国。)

第二类,否定碎句(the not fragment)。例如:

(14)Emily Dickinson's poems, because they have such tension, are much more authentically in the metaphysical tradition than Emerson's are. **Not**, however, **that** many of his values were not hers also—especially where they concerned the integrity of the mind and the sufficiency of inner resources. (F. O. Matthiesen, *American Renais-*

sance)(艾米丽·迪金森的诗,因为它们有这样的张力,比爱默生的诗更真实地体现了形而上学的传统。然而,并不是说他的许多价值观也不是她的——尤其是在涉及思想的完整性和内心资源的充足性的情况下。)

第三类,不定式碎句(the infinitive)。例如:

(15) That is why I started to write. **To save myself**. (Eldridge Cleaver, *Soul on Ice*)(这就是我开始写作的原因。为了自救。)

布龙菲尔德只举了作为零句的不定式命令句,实际上非命令句的不定式独立构句也毫不奇怪,同样是独立使用的零句。

第四类,分词碎句。例如:

(16) I would like to deal with two of the most profound of these misrepresentations. First, **concerning** the nonscientists' impression that scientists are blankly optimistic. (C. P. Snow, 'The Conflict of Two Culture')(我想处理其中两个最深刻的错误陈述。首先,关于非科学家的印象,即科学家是盲目乐观的。)

四大类中的前两种其实可以算作一种,都是名词句,只不过一个肯定一个否定。后两种都是动词的非谓语形式直接构成句子,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名词性。按照 Quirk et al.(1985:1290-1292)《当代英语详解语法》对 V-ing 形式的分析,这种打头的 V-ing 形式,在从名词性到动词性的连续统中处于中间位置。

要说使用这类零句的语用目的,就是使得句子表达更直接,更具有冲击力,因为它们脱去了不必要的语法形式。然而,从汉语的眼光来看,这几类句子都很正常,没有什么好奇怪的。^③作为孤立语的汉语,本来就不需要那些不必要的语法形式。吕叔湘(1980:51)说过,汉语“还真不羡慕那种牵丝攀藤的语法,我们觉得到处扎上些小辫儿怪麻烦的,我们觉得光头最舒服”。

2.2.3 对零系词碎句的分析

更值得关注的是零系词这一类,因为这一类有了主谓两部分,但是没有表达语法上一致关系的手段把它们从语法上联系起来。概括而言,就是有主谓二分,却无一致关系。或者说,这就是尚未语法化的话题说明关系。这种两部分的句子,更接近于小小句(small clause)。小小句在英语中一般是不能独立成句的,只是作为句子一部分而存在,即嵌套小小句(embedded small clause)。例如下例中的粗体部分:

(17) I consider **the problem solved**.

不过,Progovac(2015:34-43)也举出了一些独立使用的根小小句(root small clauses)^④,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问句。例如:

(18) a. Him retire!?! / John a doctor?! / Sheila happy?! / Me in Rome?!

b. Is he going to retire? / Is John a doctor? / Is Sheila happy? / Am I in Rome?

^③感谢审稿专家指出,有些英文例句的汉语翻译“只是在特定语境下才是合格的”。这正说明汉语是语用造句。

^④也有独立性介于二者之间的附着小小句,Progovac(2015:100)举了如下的例子:

(1) She clapped her hands like a child, her lucid eyes sparkling.

(2) [Us having left], he reverted to his old ways.

(3) [Him having gone to Rome], I can now focus on my work.

第二类,感叹句。例如:

(19)a. Me first! / Family first! / Everybody out!

b. I want to be first! / Family should be first! / Everybody must go out!

第三类,陈述句。例如:

(20)a. Problem solved. / Case closed. Point taken. / Crisis averted. / Mission accomplished. / Lesson learned.

b. The problem has been solved. / The case is closed. / The point is taken. / The crisis has been averted. / The mission has been accomplished. / The lesson has been learned.

根小小句是可以独立使用的小小句,是真正小句的根形式,小句是从根小小句发展而来的(Progovac 2015:33-56)。例(18-20)中的例 a 都是根小小句,例 b 则是对应的形态完整的小句。这些例子显示出英语根小小句的四个特点。第一,这些基本上都属于固定搭配,因其高频常用性而采用了这样简略的结构形式。这是语用动因,但是说明并置造句法在英语中依然存在,是语用造句。第二,根小小句,相对于其对应的完整小句,常常实现非直陈、非现实的功能,表达怀疑、命令、愿望等等,这些都是具体的交际要求。与这些语用方面的要求相应,在语法上的表现之一就是,不使用冠词,试比较“Problem solved. / * I consider problem solved.”。需要注意的是,正例中的 Problem 和 solved 之间的关系,是完全的话题说明语用关系,其中谓语 solved 采用了过去分词形式,这是去动化的、指称性的非谓语形式,这样反倒并不完全符合规规矩矩的英文句法。^⑤较真儿的话,形态完整的语法造句是 The problem is solved。当然,从使用上看,两种表达都是真实可行的。第三,更为本质的是,它们有这样对应的形态完整的小句形式,说明并置造句法在英语中只是处于边缘,主流还是依赖形态句法的语法造句。第四,根小小句由两部分组成,可以视为一组对言。

然而汉语则不同,只有语用造句,没有语法造句。以根小小句“有主谓、无一致”的标准来衡量,汉语中的主谓句,其实都是根小小句,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句。套用赵元任的话来说,这是“令人惊异然而却明明白白”的事实。汉语中就没有真正的小句,因为汉语没有发达的形态。即便是“了、着、过”,也不表达主谓一致。而且,汉语中的“根小小句”就是最正常不过的话题说明(赵元任意义上的“主谓”)造句法,其使用不依赖特殊的语用要求。

2.3 合作共建中的零句

会话分析学者把不同说话人合作共同产出一个在句法上完备的句子的话语现象叫作句法合作共建。比如,会话分析奠基人之一 Sacks(1992:270)举过这样的例子:

(21) Roger: Kids don't drive long. They start off when they're si—by the time—when they're sixteen they're bad walk(hh)ing hehh through circumsta(hh)nces hehhehh

Therapist: beyond their control.

会话中两个人说的都是“半截子话”,但凑起来就成了一个整句。不过,沈家煊(2019:142)

^⑤沈家煊(2013)论证了汉语“谓语的指称性”。英语中的根小小句例,说明英语中也有名词性、指称性的谓语。注意,是谓语,不是“He is a teacher.”中的表语。况且,经典英语语法也认为“He is a teacher.”是名词谓语句。(Payne 1997:144-173)

指出,“这一说法是囿于英语的句子观念”,下意识认为整句才是一个句子。沈文简化引用了如下 Couper-Kuhlen & Selting(2018:38)的例子。

(22)Marsha: hh It's just (0.8) ((这根本就))

Madeline: no:t possible.=h.uh? ((不可能吗?))

在本文看来,如果真正尊重事实的话,这个对话中并没有“*It's just not possible*”这样完整的句子,真实出现的只是两个零句。按照布龙菲尔德的观点,这就是能够独立使用的,而且确实实在独立使用、对话双方能够正常理解的句子。只不过,英语母语者有强烈的由语法形式驱动的句子原型去试图把对话中的两个零句识解为一个整句。但是,语言研究者必须跳出使用者思维才能得出科学的观察。而汉语中,这样的合作共建,更有理由认为是零句的自由对话。例如:

(23)1→胖哥:然后那个杀手:

2→小跳:@演得确实挺浮夸的。(转引自张耘鸣 2023:28)

对话双方当然是在合作,连起来就是一个整句:

(24)然后那个杀手演得确实挺浮夸的。

但是,不必认为他们说出来的话就不是正常的句子。因为在汉语中,“一个句子是两头被停顿限定的一截话语。这种停顿应理解为说话的人有意作出的。”而且,“零句是根本”(赵元任 1968/1979:41,51)。沈家煊(2021b)则指出:“这种‘半截子’话超出‘小句’的范围,但在会话中并不罕见,叫‘顿句’更确切。”例(24)中胖哥的话事实上没有说下去,有了停顿,那么,就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合法的句子,只不过,是零句。再举一例:

(25)1 L 哦她说什么什么吃肉>什么的<

2 R 啊,对,

3→L 又吃肉,

4→R 吃咸,

5 L 啊,

6→R 吃甜(转引自关越 2020:50)

两人对话都是零句,如果连起来就是一个流水句:

(26)哦她说什么什么吃肉什么的,啊,对,又吃肉,吃咸,啊,吃甜……

会话双方的思想真正的交融在一起,达成了相互理解,形成了交际协同(communative coordination)。所以我们认为,汉语话轮构建的基本单位不是小句而是零句,汉语互动就发生在零句之上,“零句是汉语中语法与社会互动的根本所在”(完权 2018)。那么,这样的合作共建,就是两个零句的互动。

三 英语的 run-ons

相对于较为自由的零句,英语中的 run-ons 大为受限。

3.1 不合法的英语 run-ons

英文写作教材通常会告诫学生,要避免一些被统称为 run-ons 的句法错误,其特点是“在该停的地方不停”(Garner 2016:802),“连接两个独立从句或句子的句子,它们之间没有标点符号或连词”(Heffernan & Lincoln 1986:279)。主要类型有以下六类。

第一类,融合句(fused sentences),当断不断。例如:

(27)a. * I am writing my essay the essay lacks proper punctuation.

b. I am writing my essay. The essay has great punctuation.

第二类,逗号拼接(comma splices),漏用连词。例如:

(28)a. * I have two complete thoughts, I am improperly combining them with a comma.

b. I have two complete thoughts, and I am combining them with a comma and conjunction.

第三类,连词误用(conjunction misuse),导致两个小句之间缺乏必要的语法关联。例如:

(29)a. * I am writing great content, however, my punctuation could be fixed.

b. I am writing with great punctuation; however, my content could be better.

第四类,连词叠用(polysyndeton)。典型的一个例子是,英语中配对使用的“Although...but...”不合法,但在汉语中二元双标化则是常态(黄师哲 2022)。例如:

(30)a. * Although small, but the kitchen is well designed.

b. Although small, the kitchen is well designed.

第五类,代词连接(a pronoun linking two independent clauses)。例如:

(31)a. * Punctuation is very confusing, it makes me upset.

b. Punctuation is very useful. It helps me write proper sentences.

第六类,串联句(stringy sentence)，“有许多独立的从句,用并列连词连接在一起”(Demirezen 1993:158),这基本上可以视为“一逗到底”的英语版本,然而“一逗到底”在汉语中太正常不过了。例如:

(32)a. * She goes to the library early in the morning on Saturdays, and she stays there till 5 p.m., but she never gets bored there, so she must like libraries.

b. She goes to the library early in the morning on Saturdays, and she stays there till 5 p.m. But she never gets bored there. So she must like libraries.

(33)a. * I never go out when it rains, so I stay at home and watch television, and sometimes when there is nothing good on television, I listen to good music, or I play the piano, but I never chat with my friends.

b. I never go out when it rains, so I stay at home and watch television. Sometimes when there is nothing good on television, I listen to good music, or I play the piano. But I never chat with my friends.

和上一节对比可以看到,尽管英语对零句有相当的容忍程度,但是对两个零句连接而成准流水句却基本上不予承认。关键在于,这样的双拼句式既没有形成语法上的主谓一致,不成其为完整的主谓句,也没有在形式上造成合法的复句。

3.2 合法的英语 run-ons

不过,也有少数几种符合以上 run-ons 标准的句子其实是合乎英语语法的。

第一类,格言式(aphoristic type)。这是 Bloomfield(1933:177)单独提出的一种特殊零句。例如:

(34)First come, first served.(先到先得。)

Old saint, young sinner.(老来圣徒,少时罪人。)

The more you have, the more you want.(越富有越贪婪。)

The more, the merrier.(越多越开心。)

考虑到这样的句子其实很明显由两部分对称形式组成,本文把它从布龙菲尔德的零句中拿出来归入 run-ons。Progovac(2015:86—97)指出这类句子之间其实是并置关系,并且提供了一些其他用例。这些句子对言形式明显,说它们就是英语中的对偶,大约也不算错。例如:

(35)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Easy come, easy go.(来得容易去得快。)

First come, first serve.(先到先得。)

Monkey see, monkey do.(有样学样。)

Come one, come all.(一个也是来,一起也是来。)

Card laid, card played.(落子无悔。)

Like father, like son.(既有其父,必有其子。)

So far, so good.(直到现在,一切都好。)

在 Kline & Memering(1977)对合法碎句的分类中,还有一类对比句,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格言式,不过体量更大一些。例如,乔姆斯基也会这么说:

(36)They then determined the number of these unrelated words recalled when the subject attempted to repeat the sentence and the sequences of words. The more words recalled, the less memory used to store the sentence. The fewer words recalled, the more memory used to store the sentence. (Noam Chomsky, *Language and the Mind*)

在这个例子中,“the + 形容词比较级”和后面的名词结合紧密,更适合分析成 the more words | recalled,当然 the more | words recalled 这种分析也未尝不可。两可分析说明这个句子应该处于语法化早期的阶段。这种句式非常能产,可以有不同程度的重新分析,下面这个例子中的“the more … the less …”就更趋近于连词,不宜分析成:

(37)The more you | read, the less you | understand.

而应当分析成:

(38)The more | you read, the less | you understand.

这说明了英语的形态句法压制了对言句法显性使用的场所。

以上例句给我们两点启示:一,零句为本;二,对言为本。二者一体两面,零句是基本材料,对言是基本手段。

先看零句为本。从演化时间来看,零句在前,整句在后。布龙菲尔德说,格言式是一种古老的句子结构,保留在少数格言里。零句为本,则对言是零句的复杂化的主要手段。或者说,以零句为基础的对言,也是一种句子层面的语法化。

再看对言为本。主谓结构是对言毋庸置疑。命令式是对言的发起部分,听者以行为作为回应,或应对。补充式实际上是一问一答的答,是对话题的说明,是对言的应对部分。感叹式是并置,称呼听者的名词形式以表示要他来或要他注意,这部分充当话题。格言式更是标准的对言式,甚至可以说是对偶,一般是语用性强的习语。例如例(36),因为使用了习语性的对举格式,这说明对言语法在英语中也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作用。英语并没有完全摆脱对言语法。

第二类,接触小句(contact-clause)。Jespersen(1933/2006:295)把没有连接词的关系小

句叫作接触小句。比较简单的例子比如：

(39) You are not the first **I have said no to**. (你不是第一个我所拒绝的)

Jespersen 指出有一类在逻辑上非常有趣。比如：

(40) It was the Colonel (that) I was looking for.

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说：the Colonel was the man I was looking for。因此，关系小句并不限制 Colonel，而是真正属于它。还有一个例子是：

(41) “It is champagne I like best” means “champagne is what I like best.”

这两个例子说明，在这样的句子中，可以在一个词后面加上关系从句，而这个词本身就很明确，无需进一步限制。

按现在的一般观点来看，上述例句属于分裂句；而按照 Jespersen 的分析，整个句子是由两个小句直接并置形成的，其间并没有关联词语，也没有停顿，用前述 3.1 小节改病句的眼光来看，就是融合句，然而这并不是病句。

Jespersen 还指出，这样的接触小句在语言中非常古老（这一点与布龙菲尔德关于对格言式的评论相呼应），几个世纪以来在口语和各种文学作品中都非常频繁，除了倾向于复制外国习语的翻译作品。比如，这种结构在《圣经》中几乎找不到，而莎士比亚和大多数优秀作家的作品中都有很多例子。不过，语言净化论者，比如编写《英语大词典》的约翰逊博士和他的一些追随者就将其视为“口语中的野蛮行为”而回避。看来，英语中也有翻译腔——欧陆化句法；英语研究中也有僵化的“印欧语眼光”。

接触小句还有其他类型。一种是诗性语言，例如诗人雪莱的名句：

(42) The seed ye sow, another reaps; The wealth ye find, another keeps.

‘你播下的种子，别人收割；你发现的财富，别人保留。’

“The seed ye sow”是一个没有标记的话题。诗性语言也许更多地反映了语言原初的样貌。人类语言“与生俱有”诗性品格，在各民族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或隐或现存在着。（张杰 2009）另外，以“there is”开头的接触小句也很常见。例如：

(43) She taught me the difference there is between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第三类，延伸句/增额句(incremental sentences)。

这是在自然口语研究中已经受到相当重视的现象。最早的讨论来自 Ford(1993:108)，她发现英语中有些句尾副词小句的语法结构和分布并不是任意的，而是由交际互动推动而产生的。例如在(43)中，发话人 S 在第 1 行中首先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但是从第 2 行的停顿中可以看到听话人 R 并没理解，这时发话人 S 就在原来的提问后面又接着说了半句话，也就是增加了第 3 行的这个延伸句，终于引发了第 4 行 R 的回应。这个反馈使得 S 明确得知，他们这才得到了互相理解。

(44) 1 S: Y'know when it—(.) came from the.: I think (a)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it drips on the front of the ca:rs?

2 (0.1 second pause)

3 S: if you park in a certain place?

4 R: mm-hm

延伸部分虽然是在第 3 行才产出的，但是在语法上，却是适配前面第 1 行的问话。如果把这两行整理一下，连续记录下来成为：it drips on the front of the cars if you park in a certain

place? 这样就显得很完整,但是在会话中有长时间的停顿,第1行末尾也有疑问语调,所以显然1、3两行在产出时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单位。从零句观来看,单独的第3行就是一个独立使用的零句;从汉语的眼光来看,1、3两行连起来就形成了汉语式的流水句。这样的 run-ons 在英语实际话语中其实毫不鲜见,是合情合理合法使用的 run-ons。

随着会话分析研究对这类现象的越来越重视,Brazil(1995)发展出了“线性语法”(linear grammar)来解释口语中的这类现象,他提出真实话语中的句子就是这样随着时间的线性流逝,由句子成分的逐步递增(increment-by-increment)而构成的。在零句观看来,零句就是这样一部分一部分接续组成了整句和流水句。这给了 run-ons 合法生存的空间。

3.3 英汉对比

对比正误两大类 run-ons,可见,英语中一般不允许没有连接词的小句连接,在该断句的地方必须断句。对此,通常的解释要点是英语作为“动词中心”的语言,动词具有高度语法化的限定范畴,英语句子需要是定式小句才能独立成句。不过,英语也容忍一些合法 run-ons,格言式和接触小句都是“双拼”式对言存古现象,接触小句和延伸句都是自然口语即时在线产生的现象都比较“原生态”。历时看是存古,共时看是原生态,二者并不矛盾。在 Progovac(2015:13)的语言演化体系中,并置语法处于句法演化的初始阶段,是英语中的活化石。

可是在汉语中,这不是原生态,而是常态。以上英语例句中的错误,拿到汉语同类现象中来看,大多并不在乎。汉语在句法上没有限定和非限定之分,复句的连接也未必需要连词,连词成对使用更是惯例。这是因为汉语造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可断可连,意尽为界,形似流水。零句和流水句造就了汉语独特的韵致。对连词的使用也很灵活,成对使用,或者全都不用,都是对的。这也是汉语“名词为本”(沈家煊 2019,2021b)的体现。

四 递系三联

4.1 汉语递系三联

回顾前文汉英对比的结果:汉语零句、对言、流水句都很发达;英语零句不太少,也有一些对言形式,但是没有真正的流水句。这是为什么?答案就在于汉语有了最小的流水句——“递系三联”。

“递系三联”来自会话中的“互动三联”(沈家煊 2021a)。Goffman(1976)认为,会话结构的基本单位可以是“引发—应答—回馈”这样的三联组合,第三个步骤回馈是把当中的应答语当作引发语,因此这个基本单位的样式实际上可以分析为“引发—应答/引发—应答”这样的线性迭代(iteration)^⑥,中间接续两头的“应答/引发”就是兼语,对上一个引发语的应答语兼为下一个应答语的引发语。Goffman(1976)的一个典型例子是:

- (45)a. A: Have you got coffee to go?
B: Milk and sugar?
A: Just milk.
- b. A₁: Have you got coffee to go?
B₁/B₂: Yes/Milk and sugar?

^⑥迭代是一种重复反馈过程的活动,即不断用变量的旧值递推新值的过程。每一次对过程的重复称为一次迭代,而每一次迭代得到的结果会作为下一次迭代的初始值。

A₂: Just milk.

例(44a)是实际存在的真实会话,而其底层其实是对话(44b)。B回应的语言形式是一个零句“Milk and sugar?”,但其实这个应答的言语行为本身也就意味着“Yes”,这是对A₁的应答,同时“Milk and sugar?”也引发了A₂。A₂也是一个零句。这样“引发—应答—回馈”这样的三联组合,催生了最小的流水句——递系三联。其基本结构单位是“话题—说明/话题—话题”这样的三联组合,对一个话题的说明同时成为一个新的话题,引发下一个说明,形成所谓“链式话题”句。

以赵元任一问一答构成主谓的观点来看,以上这种问答,就融化在主谓句中。我们换用汉语的例子来看一看在独白叙述中,这样的模式是如何得以体现的。以沈家煊(2021a)行文中的一句话为例:

(46)要强调的是,这里的“话题”应作广义的理解,理解为“引发语”或“起说语”。

这个例子可拆分为两组话题说明(引发—应答),如下:

(47)a.要强调的是,这里的“话题”应作广义的理解。

b.这里的“话题”应作广义的理解,理解为“引发语”或“起说语”。

这两个句子不管是单独看,还是连起来看,都很顺畅,是为“流水”。当然,“递系三联”还可以不断地联下去,是为“长流水”。“一逗到底”就是最典型的长流水。沈家煊(2017:20-26)举过小说《繁花》中多个包含几十个顿句的长流水句。而在我们平时的口语会话中,长流水句实际上也非常普遍,如果记录下来,由不同的人加标点,肯定是有不同的标点方式的。这大概是互动语言学的某些转写方案抛弃句号逗号而采用其他方式的原因之一。

给汉语加标点而不“犯错”似乎成了一种累赘。现在电视节目或网络视频的字幕常常不加标点就是一个明证。这是因为,汉语的句子只是语义句或者语用句,而非语法句。只要语义需要,语用允许,那么句子就一个顿句一个顿句地不断递系下去。递系三联在汉语中普遍存在,非常发达,主要表现就是汉语的递系句。在这里,递系句不做狭义的解释,即兼语句,而遵从王力提出递系的初衷,取广义递系句的理解。

4.2 英语递系三联

“递系三联”在汉语造句中很发达而在英语中极不发达,不过,作为基本动因的“互动三联”却是所有语言的普遍现象。英语中的“互动三联”同样有向“递系三联”发展的倾向。也许下面这类例子可以展现一些发展的苗头。这是三个人的合作共建(Sacks 1992:270):

(48)Ken: We were in an automobile discussion

Roger: discussing the psychological motives for

(): hhhhhh

Al: drag racing on the street.

三个人合说一句话。在会话中可以找到这样的现象,但是如果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句,没有人会使用把它分成三段的析句方法。不过,我们仍可以认为,在英语的会话架构中,是允许“互动三联”的。特别是体现出对言特点的时候,也能找到一些规整的递系三联的用例,但是总量极少,而且也是属于“格言体”。下面(49a-b)转引自(Progovac 2015:6,58), (49c)转引自马书东(2024)。

(49)a.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nothing lost. (不去冒险,无有所得,也没损失。)

b. No come, no money, no shelter.(不来,没钱,没地儿住。)

c. Logical, no. Imaginative, yes. Successful, very.(逻辑免谈。想象真有。成功非常。)

只不过,这样的例子非常难得,递系三联的倾向被英语的形态语法压制了,以至于没有能够发展成为能产性较强的造句方法,而只是作为一种不太常用修辞方式而存在。尽管英语的形态也不是那么发达,但是只要有主谓一致的要求就已经足够强大到压制递系三联的能产性了。所以英语中就很少有“最小的流水句”,因而也就更没有“长流水”了。

五 为什么流水句在印欧语里已经消退

汉语的流水句与英语的 run-ons 的共同点,都由零句/顿句(两头有停顿的片段)组成,都是用句(utterance)。

二者的不同点,英语的 run-ons 只是双拼,没有形成稳固的“递系三联”,亦即,还没有发育成型的最小流水句,所以英语的 run-ons 在和整句的竞争中,总是处于弱势,在表达中处于辅助地位,英语会话中尽管明显存在“互动三联”,但是其句子组织的原型是主谓二分的完整句,一个句子两个部分的观念过于强大,以至于对话中的“互动三联”没有机会发展成造句中的“递系三联”,也就没有能够推动流水句正式形成;而汉语因为形成了“递系三联”,甚至“起承转合”,能够充分满足表情达意的功能,所以走上了流水句发达的道路。在句法发展的道路上,两种类型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但是,毕竟藕断丝连,彼此之中,都能允许另一种形式的存在。

根本原因,一在词法,一在句法。在词类关系方面,汉语动词还没有从名词中彻底区分出来,虽然语义上有区别,叫作动态名词,但是语法上因为汉语长期的孤立语特征,没有丰富的形态手段区分名词和动词,语义分而语法不分,所以动词只是名词的一个次类。也就没有主语谓语在语法上的对立,没有主谓一致。在句法手段方面,英语动词语法上限定范畴的高度语法化,使得英语的零句终究成了小句,或者是小句的一部分;而汉语没有形成限定和非限定的语法差异,零句以名词为本(沈家煊 2021b),使得并置造句法成为基本操作。这样就导致了“语言演化的分叉”(沈家煊 2021a),形成了“语言演化树”中的并置支系和层级依存支系这两条不同的演化道路。

英汉演化,虽根本上同气连枝,但也在演化中终于分道扬镳。“名词为本”的语言和“动词中心”的语言在历史发展中走上了两条不一样的演化道路。不过“名词为本”的汉语,也有一些动词结构初步语法化的表现,比如有些句子也可以做主谓划分,有一些助词可以作近似时体标记的分析,但这些终究不是本质特点。而“动词中心”的语言,以英语为例,实际上,也仍然不是百分之百全然“动词中心”的,尽管教学语法有以上的要求。但在真实文本中,还是可以发现“名词为本”的端倪,大量名词性的 run-ons 和碎句也能发挥有效的交际功能而不被认为是错句,反而会被认为具有特殊的语用效果。这体现了语言使用需求有时候也会盖过语法的强制性,即便是在较为依赖形态句法手段的英语中。

六 结论

从术语翻译的角度看,把“流水句”翻译成“run-on sentences”大致相当,未尝不可,这是属于翻译中的从权,方便英语母语者理解。不过,如果遵从信与达的要求,“run-on utterances”也许更合适。如果字字对应翻译成“water-flowing sentences”,从英语的角度可能反而令人费

解。run-ons 是在层级句法体系中未及充分演化的流水句雏形,流水句是在并置句法体系中得到充分发展的合法 run-ons。

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二者有着重大的区别。更重要的是,这两类句子在各自语言中的地位,决定于汉语英语在语言演化树上的位置,或者说演化模型的不同。在演化中,汉语和英语有着相同的原始并置阶段(Progovac 2015:86)。但是在初始阶段后,英语走上的层级依存句法为主的演化道路,形成阶梯模型(Progovac 2015:12-13);而汉语则走上了并置句法为主的演化道路,形成总体上的句法演化树模型。阶梯模型从属于演化树模型,这一点我们将另文阐释。然而,即便有着种种不同,从大语法的角度看,对言语法依然可以覆盖一部分层级语法无法解释的英语现象,因为句法演化的最初阶段,是并置。

参考文献

- 陈建民 1986 《现代汉语句型论》,北京:语文出版社。
- 关 越 2020 汉语口语对话中的句法合作共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黄师哲 2022 “每 A 都 B”及汉语复句的二元双标化,《中国语文》第 1 期。
- 吕叔湘 1979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 1980 《语文常谈》,北京:三联书店。
- 马书东 2024 英汉使用中的语窗集配,《当代语言学》第 5 期。
- 沈家煊 2012 “零句”和“流水句”,《中国语文》第 5 期。
- 沈家煊 2013 谓语的指称性,《外文研究》第 1 期。
- 沈家煊 2017 《〈繁花〉语言札记》,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 沈家煊 2019 《超越主谓结构——对言语法和对言格式》,北京:商务印书馆。
- 沈家煊 2021a “二”还是“三”——什么是一个最小流水句,《汉语语言学》(第一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沈家煊 2021b 名词为本的语言,《高等日语教育》第 7 期。
- 完 权 2018 零句是汉语中语法与社会互动的根本所在,《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第二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张 杰 2009 语言的起源与语言的诗性,《长江学术》第 2 期。
- 张耘鸣 2023 汉语自然口语对话中单句的合作共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Bloomfield, Leonard 1933 *Languag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 Brazil, David 1995 *A Grammar of Spee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o, Yuen-Ren(赵元任)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吕叔湘译《汉语口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年。
- Demirezen, Mehmet 1993 *From Sentence to Paragraph Structure*. Ankara: Adim Publications.
- Ford, Cecilia 1993 *Grammar in Interaction: Adverbial Clauses in American Engli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eeborn, Dennis 1998 *From Old English to Standard English: A Course Book in Language Variations across Tim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 Garner, Bryan 2016 *Garner's Modern English Us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ffman, Erving 1976 Replies and responses. *Language in Society* 5(3): 257-313.
- Heffernan, James & John Lincoln 1986 *Writing: A College Handbook*. London: Norton.
- Herman, Nguyen, Van Thao & Naomi A. Purba 2021 Investigating sentence fragments in comic books: A syntactic perspective. *World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11(2): 139-151.

- Irmscher, Willam 1972 *The Holt Guide to English*.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 Jespersen, Otto 1933/2006 *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 London; Routledge.
- Kempson, Ruth 1980 Ambiguity and word meaning. In Sidney Greenbaum, Geoffrey Leech & Jan Svartvik (eds.) *Studies in English Linguistics*, 7–16. London: Longman.
- Kline, Charles & Dean Memering 1977 Formal fragments: The English minor sentence. *Research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11(2): 97–110.
- Linebarger, Marcia, Deborah Dahl, Lynette Hirschman & Rebecca Passonneau 1988 Sentence fragments regular structur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2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7–16. Buffalo;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 Payne, Thomas 1997 *Describing Morphosyntax: A Guide for Field Lingui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rogovac, Ljiljana 2015 *Evolutionary Syntax*.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Quirk, Randolph, Sidney Greenbaum, Geoffrey Leech & Jan Svartvik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Group Limited.
- Sacks, Harvey 1992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Vol I). Oxford; Blackwell Sciences.

Run-on sentenc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WAN Qu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surface differences and underlying similarities in sentence construc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by comparing their run-on sentences and related phenomena. English textbooks usually consider phenomena such as sentence fragments and run-ons to be syntactic errors. But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hey both belong to minor sentences and their combinations. English has a large number of grammatically correct minor sentences, similar to Chinese, and it is productive. English minor sentences can also form grammatical run-ons like Chinese, but their productivity is weak, staying in the poor stage of “double compounding”, and there are very few legal “transitive triplets”. In Chinese, however, the corresponding expressions are generally correct,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minor sentences, full sentences with two parts, and run-on sentences with three or more parts is very high. The parataxis of sentences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Chinese concept of nominalis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in this aspect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nominalist language and the verbal headed language have taken two different evolutionary paths i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commonality behind it is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even in English, there are places to use parataxis in sentence construction.

Keywords run-on sentences; minor sentences; parataxis; nominalism; language evolution

(完 权 1007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责任编辑 李先银)